

特朗普是個休止符

一個專門追蹤美國總統選舉動向的網站 ElectionTime，根據它收集的各州最新民調結果，和各州投票歷史，於3月24日公佈，如果選舉在當日舉行，特朗普會以315票，高出勝選門檻的270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這個結果當然也符合特朗普持續領先拜登的全國民調傾向。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這個結果還沒有考慮到第三黨候選人的介入。

現在距離美國大選還有將近7個月的時間，而美國整個自由主義精英層，包括所有主流媒體的政治評論，自媒體大咖，聯邦法院和審理特朗普訴訟的州法院，政治獻金集團，美聯儲，競選廣告等等，都正在使出洪荒之力，試圖阻擋特朗普這個來勢兇猛的火車頭。拜登本人更是上綱上線，把即將到來的選舉說是民主與威權的鬥爭，而他是民主的捍衛者。那麼，試問，有用嗎？

答案是否定的。拜登有好幾個難以克服的困難：一是他走路的小碎步和迷失的眼神使約70%的選民相信，他已經不適合擔當大任；二是他一上臺就取消了特朗普在位時採取的所有阻止非法（無證）移民從墨西哥邊境入境的措施，導致移民大軍像潮水一般地湧入美國；三是大量印鈔引發了過去兩年的通脹，近來雖然緩解，可是留在選民心中的印象是，他缺乏處理經濟問題的能力；四是他正在處理突中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而以色列用美國提供的彈藥狂轟濫炸，在加沙造成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被指控為種族滅絕，使他失去了在幾個搖擺州的伊斯蘭教選民的支持。就這幾項就幾乎註定了他敗選的命運，但雪上加霜的是，羅伯特·甘迺迪二世進入了賽場。

◎水秉和

雖然美國媒體一直低調處理這位出身於民主黨政治世家的候選人，可是，他的吸引力終於無法被繼續忽視。3月26日，他宣佈了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妮可·莎娜翰（Nicole Shanahan），一位年僅38歲，母親為華裔的女士。妮可年幼時家境混亂貧寒，曾經靠糧票度日，但是後來成為律師，自己在矽谷創立公司，並且曾結婚5年的前夫是谷歌的創始人之一。為了替甘二世助選，她曾經自掏腰包，拿出450萬替她購買美式足球超級杯的電視廣告。有了這位金主加持，甘二世應當能夠在8月之前順利完成在50州的競選登記。根據 Harvard-Harris 的民調，甘二世目前已經獲得15%的選民支持。

在美國選舉史中，第三黨的候選人還沒有人能夠勝出，所以甘二世大概率也無法入主白宮。可是，第三黨候選人的功能影響，甚至顛覆選舉結果。1992年，克林頓與老布希競選，主張小政府的億萬富翁Ross Perot 獲得19%的選票，等於保送克林頓上位。2000年，小布希與高爾競選，環保主義者 Ralph Nader 雖然僅取得2.7%的選票，但是他分走的選票幾乎都來自同樣是環保健將的高爾，結果勝敗取決於佛州的選票，而算票的結果不明，最高法院乃把總統的位子判給了小布希。前車可鑒，在即將到來的11月的大選中，拜登不但有上述四個不利因素，還碰上了攔局者甘二世。所以，除非特朗普個人發生意外事件，無法參選，拜登註定是一任總統。

特朗普可能是美國歷史中最不靠譜的總統。2016年當選之前，他說他要停止TPP（泛太平洋夥伴協定），伊

朗禁核協定，和巴黎氣候協定，他說到做到，一上臺就把這三項奧巴馬引以為傲的政策給廢掉了。如果他再度當選，他將會叫停拜登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所以，他是一個休止符。就像在幼稚園，老師彈著鋼琴，小朋友繞著椅子轉，老師突然停止彈琴，小朋友爭著找椅子坐下，沒有椅子的哪一位就被罰唱歌。特朗普二進白宮，就像老師的琴聲戛然而止。誰沒有椅子呢？澤連斯基肯定搶不到椅子。

過去幾個月，美國所有媒體都已經列出了特朗普上台之後將會採取的措施，其中包括撤換所有拜登的內閣人員，特別是在司法，外交和國防三大領域中的高級官員；大規模裁減聯邦工作人員；削減政府開支；恢復傳統能源生產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兩件事：停止對烏克蘭的援助和關閉墨西哥的邊境。

這兩件事都涉及他的基本信仰：一是白人至上，另一個就是利益至上。前者使他反對少數民族移民，後者使他自願讓美國從事任何虧本生意，而擔任世界警察或者介入戰爭都是虧本生意。他甚至認為北約是賠本生意，所以，如果不交足保護費，他就不保護。

可以說，目前世界各國政要都知道，特朗普非常可能在明年1月入主白宮，並且他會叫停和翻轉拜登的所有外交措施，因此，在這個休止符敲下之前，他們都在找自己的椅子，緊急佈局：普丁正在烏克蘭全線爭取更多地盤，對烏克蘭的各大城市狂轟濫炸；澤連斯基則加大對俄羅斯邊境地區，煉油廠和彈藥庫等的襲擊，甚至可能還主導或參與了一次對音樂會的規模恐怖襲擊；歐洲已經亂成一團，一方面試圖加強軍備，支援烏克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ca.rr.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張紹澤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惠中 馬在莊 侯秉宇 高志雲 盛嘉麟 范湘濤 汪健生 李秉信 張文基 蔣社長

刊頭設計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599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蘭，或直接派兵進入烏克蘭，為美國退出戰事作出準備，另一方面又考慮在失去美國之後如何與俄羅斯相處；拜登更是著急，一方面想要大力援助烏克蘭，避免他的首要外交政績徹底失敗，可是被不聽話的眾議院拖後腿，援助遲遲發不出去，另一方面要納塔雅胡停止殺戮巴勒斯坦的婦孺，以便挽回伊斯蘭選民的支持，可是納塔雅胡不聽話，這兩者對他連任都極端不利；此外，為了轉移注意力，並且不願意看到亞洲哪邊風聲鶴唳，他還試圖在西太平洋搞事。中國至今不予理會，反而趁機與美國的盟友進行互訪，力圖改善貿易關係。但是，誰能擔保，在南海，或者金門，不會擦槍走火呢？

去年3月，當中國促和了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之後，中東出現了大和解，二十多年的戰爭與動亂有了結束的契機，數以千萬計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人數難得有一個修生養息的機會。但是，這美好的前景被巴以衝突打斷了。衝突雖然由哈馬斯引發，但是以色列的炮彈卻不分青紅皂白地落到230萬無辜平民的身上，促使黎巴嫩的真主黨，敘利亞和伊拉

克的民兵組織，和葉門武裝，即抵抗之弧，加入了這次鬥爭。最近，不顧全世界的譴責，納坦雅胡不但不肯停火，並且轟炸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炸死了伊朗的兩位將軍。兩周之後，伊朗發動了大規模反擊，可是預先提出警告，旨在避免戰事繼續擴大。但是，納坦雅胡的毒計是要擴大衝突，把伊朗激怒，從而把美國捲入這場糾紛之中。局勢仍然繼續惡化，衝突可能失控。

這一切都像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第四樂章結束之前的高潮：指揮家瘋狂地揮舞指揮棒，弦樂區的馬尾弓急速上下推拉個不停，管樂器嘹亮粗壯，鑼鼓聲喧天，都以最大的音量互相挑戰，狂猛激蕩，震耳欲聾，觀眾們如醉如癡，完全失去了時空概念。突然，指揮家的指揮棒向下一揮，一切停止。那就是特朗普改變世界命運的休止符。

可是，在休止符出現之前的7個月裡，整個世界都可能動盪不安。

他一一像澤連斯基一樣一一到國會山莊發表演說。岸田興奮的不行，在演講中向美國熱情地表忠，到了肉麻的程度。隨後，小馬科也興沖沖地趕到華府，商討如何一起聯合對付中國。經過幾年的努力，美國已經把日本，韓國，菲律賓，臺灣排列定當，一旦有事，它就會讓這幾位隊友先上場替它擋風。在這些隊友削弱了中國的實力之後，養足精力的美國就可以好整以暇，作最後衝刺，一舉擊敗中國。目前我們還看不出，拜登到底會選擇其中哪一位充當第一位擋風騎手，韓國，菲律賓和臺灣都有可能。日本的實力雄厚，很可能會在最後階段上場。

因此，拜登一天到晚把民主掛在嘴邊，好像他所謂的規則就是民主，其實呢，他是在四套規則中民主。從他的歐洲和亞洲的各個隊友的表演來判斷，他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作為明星騎手，到11月大選之後，他可能沒有等到最後衝刺的時候就被迫離隊了。

美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在川普不按牌理出牌的四年之後，拜登提出了一個鮮明的口號：“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他的團隊經常指控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說這幾個國家有不符合“以規則為基礎”的行為。但是，世界上好像沒有人能夠清楚說明這些規則到底是什麼。它肯定不是指《聯合國憲章》，因為美國多次未經安理會決議批准就對一些小國採取了暴力行動，違反了《憲章》。它也不是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因為美國沒有在海洋法的批准文書上簽字。它也不可能是貿易法，因為美國利用美元霸權，肆意違法制裁跟它利益相左的國家。所以，這個“規則”好像是一個美國說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的東西。

我們不能因為拜登一天到晚把民主，自由，人權等美好的形容詞掛在嘴邊就以為這些就是他所謂的規則。規則只能從實際行為中彰顯，所以我們只能從拜登，或者美國的行為中去發現，到底他說是什麼規則。根據筆者觀察，拜登所說的“規則”其實不是一套規則，而是四套規則。美國是看哪一套對它有利時，就選擇使用哪一套規則。下面就是筆者的觀察所得，供讀者參考。

第一套規則就是二戰後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其中包括聯合國（大會，安理會，國際法庭，經社理事會，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環境規劃署等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一系列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制定的公約和法律規定。這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它們的文書具有普遍合法性，其中包括許多全體人類追求的共同目標，屬於理想範疇，尚待實現。由於美國是二戰後唯一超強，所以這整套規則就是向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傾斜的。別的不

◎彭文遠

說，它不但樹立了自由主義為世界的主導思想，排斥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並且建立了美元在國際金融領域中難以撼動的地位。

由於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這一套規則很早就夠用了，所以美國就偏離了這套規則，不時採取此地指出的第二套規則，那就是以北約為基礎的規則。其實，在美國參與或者發動的戰爭中，只有韓戰獲得安理會批准，其後美國在越南，阿富汗以及中東的一系列戰爭都沒有得到安理會的授權，只得到美國北約和它的部分盟友的支援，所以，嚴格說來，它發動的這些戰爭都是違法的。或許有人會說，沒有獲得安理會批准，那是因為前蘇聯（俄羅斯）或者中國行使了否決權。這是事實，但是，毫無疑問，美國經常違反它自己主導建立的第一套規則。

美國依靠北約或者其他盟國引用第二套規則向許多小國施暴，這就使世界秩序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聯合國建立之初，它的構想是追求全體人類的和平相處，維護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第二套規則就是冷戰架構，是美國爭取地緣政治利益的架構，兩者有天壤之別。這對人類歷史走向產生了根本的變化。也就是說，所謂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老早已經變質了。

當然，我們承認，在地緣政治以外的諸多領域，如人道主義援助，世界衛生，環境，氣候變化等問題，美國仍然肯遵守聯合國體制內制定的規則，或者按照體制內的程式，來處理問題。在金融領域，由於美國在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擁有否決權，所以它沒有必要偏離這兩個機構去尋求體制外的解決辦法。反而是，當第

三世界國家經濟出現問題，需要向這兩個機構要求援助的時候，它們必須滿足許多與經濟無關的政治條件，而美西方國家的跨國企業從中可以獲取龐大的利益，使得第三世界國家感覺到，它們不能繼續生存在這種金融體制安排之中。

正是為了避免受到美國在金融領域的制裁，中俄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正在這兩大金融體制以外尋求出路。中國在2013年發起了一帶一路倡議，並建立了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和金磚發展銀行，亞非拉各個區域也紛紛創立區域性金融機構。在中俄兩國牽頭之下，上合組織和金磚組織也應運而生，它們的目的無他，就是要另立中央，走出美國單極化的世界秩序，包括去美元化。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遵守美國制定的“規則”，是被美國逼出來的，不但必要，並且是正義的。

為了制止中俄和地球南方國家另立中央，美國還採弄出了另外兩套規則，一套我們姑且稱之為汽車大賽規則，另一套可以稱之為自行車隊的比賽規則。

通常我們在公路上駕車，如果有車子的速度比我們快，我們就會換到慢車道，讓他超越，可是賽車時就恰好相反。在美國一年一度舉行的各種賽車活動中，搶到領先地位的人會左右搖擺換道，設法阻止被人超越。但是，我們從賽車實況看到，只要他的車速不夠快，總有參賽者能夠找到空隙，超越過去。在國際關係中，美國也採用了這套賽車規則，使用各種手段，如制裁，封鎖市場，拒售等，阻擋他國超越它。打壓中國的晶片發展，特別是拿出吃奶的力量壓制華為，最能夠說明這一點。

自行車隊的競賽在歐洲非常流行，通常每一隊有9名選手，其中有一名被指定為最後衝刺的選手，也是該隊的明星騎手。在比賽過程中，其他隊

友會輪流騎在這位明星騎手的前面，替他擋風，節省他的力氣，以幫助他作最後衝刺，為整隊奪取冠軍。這就是美國使用的第四套規則。俄烏戰爭可能是最好的例子了。烏克蘭是美國指定的第一個擋風隊友，其他北約成員是接力擋風的隊員。美國的目的是讓這些擋風隊友削弱俄羅斯的力量，使它能夠取得最後勝利。拜登沒有想到的是，普京雖然是單槍匹馬應戰，隨後獲得了許多國家的消極支持，可是他居然把烏克蘭擠到溝裡去了，而其他北約擋風隊友看來也有點力不從心的樣子。

在亞洲，為了跟中國競爭，美國正在組建了另一支替它擋風的隊伍。最近，日本首相岸田受到拜登的高規格接待，除了國宴之外，還邀請

淺談民調和民意

◎呂學周

準確的民調有甚高的參考價值，譬如美國兩黨的民調支持度，韓國總統、日本首相的支持度，還有阿扁當年高高低低的支持度...。民調多少反映民意。（選舉過了，民意表達了，民意的力度也就消失了。好官我自為之高高在上。而且所謂民主國家的選舉，民眾已經看透，對選票的功能大失所望，合法選民的投票率達到六七成已經是奇蹟。連我這麼熱衷政治的人也對今年11月的美國大選失去投票意願，因為選民、民意在西方政治只是被操弄的玩偶。）

選票也如此。阿扁第一次當選時的得票率不到40%。蔡英文2020年得票率

57%，沾了香港暴亂的便宜，接下來的賴清德只得40%比阿扁多不到1%。

說這些，只是明擺事實，即民進黨的支持度一直不過半，它能搶位，基於不支持者不團結。

但是民進黨一旦掌權，就拋開「謙虛謙虛再謙虛」的假面具，變得異常囂張，把司法法庭機構一手操控，變成綠營的東廠，關閉異議的中天電視台，放縱1450橫行，修改選網希望人造天然獨。但是經營了這麼多年，終究不能轉移民心，只能得到40%的支持。賴清德上任，不需一年即可見其支持度與即將下台的日本首相的16%不相上下！不信你瞧，群眾不總是愚民，其目光不被遮掩的時候是「雪亮的」。（4/13/2024）

The Role of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Is Not limited to Winning Offices

Two phenomena and two facts were observed in the primary elections of the 2024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the Democratic side, in the state primaries, a growing number of voters chose "uncommitted,"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in Michigan. On the Republican side, despite Trump consistently leading, there are still contenders like young Nikki Haley putting up a strong fight. On March 5th (Super Tuesday), twelve states held simultaneous primaries for both partie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s, competing for the number of delegates supporting each candidate at the national conven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iden won all twelve Democratic primaries, but voter turnout was not high. On the other hand, Trump won eleven states against his young opponent Haley (small but significant voters went to Haley, Haley won Vermont). These results revealed a clear dissimilarity among American voters with both parties' nominations – they both are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Two notable facts emerged: Firstly, they are both senior, way passed retirement age. One wonders why they must seek office, especially the White House. Secondly, both carry the traditional (aged)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their respective parties. When it comes to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issues, especially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 rising China and a divisive U.S., their policies have been one-sided, focusing on blaming China and anti-China sentiments without a clear and convincing strategy. Surprisingly, both entertained no approach to maintaining positive U.S.-China relations, leveraging American advantages,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pursuing a win-win China strategy.

Worse yet, voters feel they don't have good choices. This is the dilemma facing American voters in 2024. Currently, the two elderly candidates from two parties engage in political maneuvering on various issues, seeking the votes of a slim majority. Still, they lack any innovative proposals that could unite the nation. This is why the people are dissatisfied, and they are reluctant to take a clear stance to endorse the two senior candidates. Why can't experienced senior politicians contribute to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out clinging to power? This is a true test of good democracy; the people and media should encourage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to serve the nation outside of the elec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of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re in.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secured a victory with the support of only 28% of the voters. They elected Lai Ching-te, known as the "Golden Grandson Taiwanese for Independence" and gained insufficient control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DPP is a minority), despite the DPP's political dominance. The DPP win is a narrow victory, with underlying risks of potential future defeats. The Kuomintang (KMT), represented by candidate Hou You-yi and running mate Zhao Shao-kang, lost the election due to many reasons, including the failure to form a pre-election alliance with the People First Party. This article does not aim to make a post-election analysis, as numer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thors have already done so. This author wishes to bring one observation to the readers' attention. Former President Ma Ying-jeou maintained a low profile during this election, yet

Ifay Chang
US-China Forum Columnist

media, support of online (internet) armies, and interference of the judiciary system make it inevitable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recall Ma Ying-jeou and his administration. Setting asid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regarding unification and China's official name and sovereignty) and just focusing solely on achievements,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course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benefits of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mainland.

Ma Ying-jeou successfully negotiated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with the mainland,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annual trade surplus for Taiwan. He also achieved the "Three Links," facilitating cross-strait ex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More importantly, Ma had productive meetings with Xi Jinping, in contrast, the DPP has no caliber of personnel, sincerity, and skills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high-level mainland officials. Hence, the DPP administration has had repeated diplomatic setbacks and loss of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hese discerning observations are evident to many people in Taiwan, including learned intellectuals and inclined students.

Therefore, when the media mentions Ma Ying-jeou, older generations naturally reminisce about the past, comparing it to the present. Younger people, being valued or pursued in elections, naturally develop a comparative understanding. The decline in the DPP's hardcore support to 28% is therefore not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in light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DPP's approach of blindly embracing the U.S. policy of anti-China stance, creating a tense atmosphere and potentially leading Taiwan towards a war, akin to the crisis faced by Ukraine. This is primarily driven by a few politicians with connections to foreign forces, particularly the U.S. and Japan. They are determined to maintain their hold on power, disregarding the future destiny of Taiwan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e way the DPP handled incidents like the killing of mainland fishermen off Kinmen Island is pushing Taiwan to war. This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Taiwanese people to unite to safeguard people's welfare and future. The author notes the above observation and must emphasize that Ma is not only younger than Biden and Trump but also healthier in physical condition. Ma may be the only political figure in Taiwan capable of engaging in a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high-level officials from mainland China in a civil capacity encouraged by the people.

When Ma Ying-jeou suggests that Taiwan should trust the mainland, it is indeed a wise statement. Both sides are descendant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chieving peaceful coexistence requires sincerity and trust. The people in Taiwan should recognize Ma as an asset not to be wasted. They should urge and support Ma Ying-jeou, by any democratic means, to act on their behalf and to devote his time and energy to seek cross-strait peace which will benefit future generations. This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a mature and good democracy, the people should encourage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to serve the nation in a civil capacity.